

烈祖成績

七

支	母	號
數冊	冊記	番
一	一	
五		

學校 滋賀 中縣

弘

ZIO.4.5
46
Vol.7



烈祖成績卷之七

慶長四年正月

九律師轉覺

快書

大

祿二年癸巳正月 神祖在肥前名護屋

月遺書

世子在江戸城受賀正家忠日記 六日明

提督李如松等攻平壤小西行長堅守拒之

互多死傷行長慮衆寡難敵夜潛軍出城據

龍泉寨二十七日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羽

柴秀包與李如松等大戰于開城破之殺一

萬餘人如松敗走加藤光泰長谷川秀一木

藏書
漢書
校讎

村定光等進攻安南府寨不利而退隆景行

長出王城迎之引兵還明兵二十萬入閑城

守之平壤閑城為朝鮮別都故如松據之三

月加藤光泰細川忠興即長岡越中守是後皆從本書所有書細

川長谷川秀一木村定光等七將攻晉州城

晉州為朝鮮名城去王城四日程勅李昭之

奔義州也藏累代寶匿于城中使銳兵二萬

守之七將兵敗死者不可勝計僅免而歸王

城年譜家忠日記朝鮮征伐記秀吉譜松榮紀事諸將連署上書名

護屋曰明兵二十萬在閑城我兵十萬雖守

王城彼能知地形且其兵日增月盛我兵不

多不得殲之試攻晉州城堅不拔雖舉黃海

忠清二道雖舉其半我兵既過則彼出而尾擊

尚二道雖舉其半我兵既過則彼出而尾擊

之今欲多築城壘據守要害則我兵不定請

賜燒軍則連日提督決戰乘破竹之勢攻入

燕京亦不難矣秀吉然之乃以毛利甲斐守

秀元為將秀元初名安元伊豫守元祐孫輝元子養之帥二萬

餘兵渡海援之秀吉曰與神祖及前田利家議軍事欲增援兵然行臺之兵十萬不得分之京師大阪兵雖衆多皆備警衛亦不可分故無可增之兵秀吉流涕曰吾生小國兵衆不多不得歸藉明地以伸吾志此終身一憾也聞者皆歎其有大志也秀吉慮諸將久在行臺疲敝倦怠或作雜劇或點茶設宴以慰勞之朝鮮征伐記秀是月江戸城修築功竣家忠日記吉譜松栄紀事先是沈惟敬自燕京至開城述

石星之意說和親之事李如松不聽然石星宋應昌力主和議小西行長素好和親而疑平壤之戰惟敬用間不其信之惟敬再歸燕京密與石星謀四月十八日以監生徐一貫生員謝用粹為使多齎金帛賂行長以為和親諸將疲於久侵糧餉頗匱故悅和議與三奉行增田長盛石田三成長束正家議欲引兵退保釜山浦城而難於退兵從小早川隆景之議縱火諸宮來烟焰而去明兵不能追

之諸將據善山府釜山浦以待明使者

秀吉
譜朝

鮮征伐

記事六月三日松平彌九郎景忠卒

忠家

日惟敬與一貫用梓至名護屋行臺拜謁秀

吉悅秀吉譜保五

月

今

從家忠日

館一貫於

吉悅秀吉譜保五月今從家忠日

記朝鮮征伐記松榮紀事神祖之嘗用梓於前田利家之嘗晨夕享
之創業記秀吉譜年譜附尾並曰用梓入
室使神祖嘗一貫入利家嘗按一貫班用梓上
宋紀事一貫號惟吾用梓號龍巖秀吉厚
賜西使及惟敬弱既而西使告歸秀吉諭行
長及三奉行使還臨海須和二王子及從臣

於本國李昭亦自義州還王城朝鮮土民安
堵如故行長使內藤飛驒守如安從兩使入
則與石星面儀按朝鮮征伐記如安丹波人
故更小西氏按明及朝涉文學行長欲先馳聲勢
鮮書稱小西飛者是也星奏惟敬之功於明
王假遊擊將軍號

重慶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臣按沈惟敬市井無賴舞智揣摩詐弄司
馬石星變詐百出星力主和議繆謂惟敬
緣急可恃故非衆議而用之惟敬往來平
壤釜山之間覘其精實小西行長欲沮加

藤清正進取之功故與惟敬相為表裏欺
誑太閤皆狹私行險非為國家者也徐一
知而惟敬之所私為也夫合二國之歡解
戎馬之紛極為重事監生々員非行人之
職豈能辦之哉神宗累以此輩為使則虧
損國體貞斯為甚太閤不知其詐以為信
雖然接遇二人甚厚武將不習文事固無足
怪而禪僧秉允靈王永招之徒皆侍帷幄

喜以備顧問僅知文字給筆札而已朝憲國
典彼曾為能知之潭々幕府皆為惟敬所
給惜哉至於四年神宗以李宗城楊方享
為使而惟敬之姦始彰石星坐之下獄死
計惟敬相踵伏誅而朝鮮再罹兵禍小人之
誤國家其可畏哉

高列髮號如水注齊書往朝鮮諭加藤清正
未成之時拔之遭淺野長政黑田如水官兵
于天正十一年

小西行長及三奉行進兵取晋州二十日

德瑟錄曰八日而毛利秀元小早川隆景黑
城陷故係是日

田甲斐守長政如水子初稱吉兵衛淺野長
領筑前更筑前守

淺野長

政伊達政宗宇喜多秀家等攻晋州城清正

行長為前鋒牧司徐禮元判官威守環堅守

晋州城壁險峻不得輒拔諸將悉力攻之二

十日城陷斬禮元殺城兵二萬五千餘人

懲憂錄曰軍民死者六萬餘人醜禮元首送于行臺秀吉大

喜年譜家忠日記朝鮮征伐記李昭還王城
懲憂錄

纏閱月而晋州城陷昭大驚告急于明諸將

時吳惟忠屯善山府劉班屯大丘府駱尚志
守南原李如松猶在閭城為昭之聲援如松

召沈惟敬讓之惟敬往釜山浦責行長負約

行長怒曰汝雖主和議而明兵累入朝鮮是
汝欺我也九月惟敬還燕京連請召還李如

松劉班等於石星々奏于朝明主許之如松
引兵還

朝鮮征伐記秀吉譜松榮紀事

諸將皆去唯劉班吳惟忠王必迪等萬餘人留鳥朝鮮中外飢困

重以瘧疫死亡殆盡人心益恐徵
秀吉以

徵

秀吉以

明主和議之報未至以爲惟敬欺我日夜與
神祖及前田利家謀議一日黑田如水隔

牆聞之入曰去年發兵朝鮮以前新田殿或
利家爲大將號令出於一人則衆心純壹所
向心克不然遣知兵如臣等者詭計秘策隨
宜設施則於取朝鮮何難之有方今清正行
長年壯氣銳唯矜驍勇未習軍旅且二人積
不相能清正出令則行長壞之行長置法則

清正沮之故朝鮮人民無所依憑萍梗蓬轉
皆無土著之念我兵所過朝鮮三道野無毒
草參為廢墟諸將久戍勞勤可矜國敝民疲
功必難成矣秀吉然之以爲千里暴師兵疲
衆迫則恐者內訌乃招按上文六月如水長政神祖及利家蒲生
氏卿淺野長政謂曰使于朝鮮其後諸書不
書其還原本工作正今金山浦諸將從有懷土之累而無
進取之心不如吾親帥師以征朝鮮水陸軍
民宜體此意日本全付之於新田殿吾不

復方意須以利家為左協氏卿為右協吾督
中協各將十萬兵三協總三十萬人掃蕩三
轉直入明地奪燕京以王位號誰能遏之哉
神祖聞之大怒曰下官自壯年以武為業
未嘗敗衄今何為坐守日本而受留寄之任
乎公縱屢命而下官決意渡海耳言未畢長
政進曰狐之為妖雖嘗聞之今始見之意甚
狐媚盍惑太閤而非復平日之太閤請新
田殿勿怒焉秀吉怒髮直上曰豎子悖慢無

禮之甚因扣其刀利家氏卿抱持之曰彈正
吾曹誅之豈克汚殿下之刀乎長政不懼徐
曰吾輩數百人雖伏斧鑽而不足憂今天下
人民供朝鮮之役不得一日休息丁壯軍
旅老弱罷轉漕愁然之色盈于街衢殿下今
日航海則明日必有羣盜鑿起蟻同矣雖
新田殿在此獨運奇策而何能一旦削平四
海之亂乎願輶航海之議班朝鮮之師速還
京師以固根本而為長久之計則國家幸甚

秀吉怒益甚糾家氏卿叱之使退長政歸營
待罪居數日徒步自肥後來報曰薩摩人梅
北宮內左衛門招集群盜攻陷佐敷城秀吉
野家譜作熊本城今
從清正記松榮紀事國中多黨于賊者秀吉
大駭與神祖議召長政曰今使汝子左京
大夫幸長將兵擊賊長政大喜秀吉又謂
神祖曰宜以本多中務大輔為副神祖即
召忠勝秀吉謂忠勝曰幸長年尚少未曉兵
機軍中之事無大無小汝宜決之幸長忠勝

拜謝即赴肥後既而捷步又來報曰清正留
守之臣誘殺宮內左衛門餘黨悉平幸長忠
勝還自中路秀吉遣長政於肥後綏撫之松
紀事秀吉與神祖利家謀議以下至遣長
政于肥後置元年七月惟敬與行長議和下
家忠日記無如水長政之事而書肥後賊起
於元年七月創業記以神祖對秀吉之辭
係是年朝鮮征伐記秀吉譜係是年內藤
安入明報問未至下事勢宜然今從二書置
于此

臣按近世藤井藏著國朝諫諍錄載淺野長政之諫論曰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

憂信矣豐臣公得入大明未堯而有梅北
之事若長政不冒死以進言使公卒踰大
洋則蕭牆之憂豈可量哉因引齊顏燭諫
景公元王盤諫世祖二事曰顏燭王盤俱
欲使其主有遠慮而無近憂者也其主一
則從諫而不失國一則不從而大顯武併
與我豐臣公之事皆後世人君之所宜深
察而顏燭王盤長政之至忠又可以為人
臣千載之炯鑒矣臧之後引當矣故臣表

原本君作岩

原本烟作烟當作審

而出之

八月三日秀吉側室淺井氏生子名曰捨麻
呂即右大臣秀賴詳于下文慶長元年閏白秀次馳幸行臺告
之秀吉大喜委軍政於神祖及利家乘輕舸還大阪二十九日神祖自名護屋至大阪賀之征伐記秀吉譜松榮紀事閏九月
二日家忠日記世子如京師賀之松榮紀事十月十
四日家忠日記神祖發京師二十六日還江戶城年譜

創業記家忠日加藤清正與小西行長不協
記松榮紀事

屢欲破和議內藤如安報未至清正以為明人殺之十一月三日率兵攻安康明擣劉紋自慶州來救清正伏兵擊破之得三百餘級縱遁歸慶州年譜家忠日記秀十二月內藤如安抵燕京謁明主司馬石星待之甚厚九卿科道會議左闕如安與星論辯和議遂成如安歸釜山沈惟敬亦至秀吉聞報使行長等戍釜山側近數城其餘諸將撤兵歸休石星奏如安之言於明主之子許封秀吉為日

本國王朝鮮征伐記序是歲神祖以大久吉譜松榮紀事保忠鄰為世子傳忠鄰天正初為奉行至是輔佐良世子久保家忠日記大保科正光叙從五位下為肥後守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三年甲午前閑白秀吉欲以天下政事授捨麻呂而閑白秀次無避讓之意故先使捨麻呂居大阪城而築城於伏見自居之命諸侯出役丁二月神祖會閨東將士於神原康政第貸徭錢差役夫每食邑一萬貫出三百

丁家忠日記曰二百人今從松榮紀事 神祖如京師諸將在

家忠日記

名護屋者皆來大阪二十七日秀吉遊大和

看吉野山在 神祖來會閑白秀次權中納

言豐臣秀保以下秀保秀次弟為大和前田

利家伊達政宗等從焉誓留二日作和歌會

盡歡而歸

創業記 大間記 家忠日

三月七日

經始伏見城凡役二十五萬餘丁閑東諸將

在伏見董役十四日 神祖如伏見按視之

家忠日記 松榮紀事

是春前閑白秀吉親作申樂於

禁廷 神祖及前田利家亦親作之

創業四

月二十九日秀吉浴有馬溫泉 神祖以平

巖親吉為使訊之

家忠日記

是月秀吉請

神祖叙永井直勝於從五位下授豐臣氏為

右近大夫

家忠日記

六月三日秀吉如伏見督修

築五日 神祖享秀吉於旅寓

創業記 家忠日記

松榮紀

事十九日 神祖自伏見還京師九月小田

原城主大久保七郎右衛門忠世卒子相模

守忠鄰嗣 日記 是秋伏見城落成秀吉徙居

烏松榮是歲秀吉諭神祖使以其第二女

嫁池田輝政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第二女初

北條氏直見天正十一年

世子加首服於大久保新十郎授諱字名

曰忠常

大久保家譜忠常相模守忠鄭長子後任加賀守

又加首服

於西鄉孫九郎授諱字名曰忠員

前事後語集忠員彈

正左衛門

家員長子

四年乙未正月朔

神祖及世子在聚樂

羣臣入第賀正

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按二年

生其後諸書不書歸江戶二月會津城主蒲

蓋留在京師也今無所考

生飛驒守氏卿卒其子鶴千代尚幼前閔白

秀吉念氏卿之功使鶴千代襲封賜書宰臣

護之以神祖第三女嫁之長而稱藤三郎

名秀行為飛驒守創業記家忠日

三月二十

八日神祖享前閔白秀吉於聚樂第秀吉

駕車而來享禮甚盛神祖奉白金三萬兩

家忠日記作二萬兩今從年譜松榮紀事

雜彩衣服一百領綿一

千疋八大島絹五百端褶三百端長光太刀

光忠刀行光短刀良馬一匹世子奉白金

三千兩衣服五十領越後布一百端良馬一

匹秀康奉衣服三十領至將士獻衣服各有
年譜創業記家忠

年譜松栄紀事五月三日神祖出京

師還江戶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栄紀事

按至江戶日諸書闕無所見臨

發年譜附尾神祖密戒年譜附尾世子曰閑白秀次將忤太

閭之意秀次誘汝慎勿黨之年譜附尾是月

世子加首服於奥平信昌第三子授譜字

名曰忠政時年十六家忠日記慶長二年為

營沼定利養子七年賜

松平氏稱松

平櫻津守年譜附尾閑白左大臣秀次淫虐日甚數

登城放鳥銃殺行人以為樂往年秀吉眼閑

又赴名護屋世人皆謂秀吉既老秀次宜代

其勞而秀次曾不經意黑田如水切諫之秀

次不納國朝諫諍錄引秀吉譜詳載如水之

之者也然不聞神祖之事及捨麻呂生秀故不載其言而但書切諫之及捨麻呂生秀

吉欲立為嗣增田長盛石田三成等希其旨

櫛撫罪戾譖趙文至

太閤記

七月三日秀吉

聞其有反計遣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富田知

信等於聚樂詰問之秀次誓無他至伏見陳

謝秀吉不聽秀次欲取世子為質天未明遣使請享之大久保忠鄰土井利勝謂其使曰黃門未出寢當俟黎明告之使還又來賴請忠鄰利勝相議速使世子潛往伏見邸衆胥議大路與竹田間道孰宜議未決利勝曰當取大路衆從之促駕而去從者僅五六人忠鄰留在聚樂第秀次數遣使請之忠鄰曰黃門有茶會之約曉赴伏見秀次聞之悔其不及世子至伏見謁秀吉々々大喜稱

之曰真新田殿之子也創業記家忠日乃記松栄紀事遣書神祖告秀次之罪狀八日秀吉謫秀次於高野山收其二子及寵妾侍女二十餘人十五日遣福島正則福原直孝池田伊豫守於高野山監秀次之死秀次自殺寵臣木村定光白江備後守熊谷大膳亮等皆被誅是日古神祖見秀吉之書發江戶城如京師二十日至三島秀吉書又至告殺秀次神祖兼程而行二十四日至伏見謁秀吉々々

悅神祖速來語秀次有逆謀秀吉殺秀次

二子及妾二十餘人於三條河原同瘞於一

坎號畜生塚幽秀次之黨與一柄右近將監

於神祖第其餘各命諸侯幽之

太閻記家忠日記秀

吉譜松

風雨原手作風雨今後守曲訂之
吳楚音詩之萬昌歌詞萬昌及萬津

榮紀事

臣按閑自秀次以斗筲之器居萬鼎之任
驕奢淫佚失為人子之道其不保首領宜
矣太閻戮及其孥何其慘也瘞之一坎號
畜生塚果何謂哉後趙石虎殺太子及

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

大閻不知虎之所為而其事相類豈殘忍

之性不期而適然歟抑又甚矣

先是秀吉賴側室淺井氏妹為子九月十七

日嫁于世子

年譜

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

從一位崇源院是歲

紀事

夫人淺井長政季女贈

大夫人は也

是歲

神祖第八子仙千代

麻呂生使平巖親吉子養之

德川家譜

源流綜貫與平

家昌叙從五位下為大膳大夫

家忠日記

慶長元年丙申正月

神祖在京師十六日

前閏自秀吉發東國役下築河內堤

家忠日記松榮

紀五月十二日 神祖進正二位為內大臣

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

紀事係八日今從公卿補任松平家乘叙從

五位下為和泉守

家忠日記十三日秀吉子捨麻

呂命名秀賴叙從三位為參議時四歲

家忠日記

松榮紀事並云是日秀賴為秀吉抱之同車

權中納言誤今從公卿補任

秀吉抱之同車

入朝 神祖亦駕車入

朝永井直勝內

藤康成家忠日記作安成松榮紀事作康成

考內藤系圖但無安成康成未知為

松平正久豐島正次為隨身七月十五日

載錄字序

秀吉築伏見牙城於木幡山

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

事閏月十二日夜京師地大震土裂水湧伏

見城中殿舍悉倒侍女婢妾死者五百七十

餘人 神祖之第門樓顛倒加々凡隼人正

麌死

家忠日記秀吉

先是明主以臨淮侯李

宗城充正使

朝鮮征伐記秀吉

譜並曰臨淮

直書臨淮侯委以都指揮揚方享副之同沈

宗城蓋襲爵也

惟敬來聘冊使久懷觀望誓留二年是春始

至釜山惟敬欲奪使臣而代之陰休宗城宗

城懼棄璽書夜遁明主以方享充使加惟敬
神機營衝副之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引兵還
伏見八月方享惟敬及朝鮮使黃慎朴弘長
至界津二十九日赴伏見秀吉使宗對馬守
義智之臣義智讚岐守義綱子柿川豐前調信責朝鮮
二使曰朝鮮王子何不自來謝再造之恩而
以卑官為使辱我耶勿與明使同謁二使驚
愕就行長謝之秀吉不聽家忠日記 松榮紀事 明紀事 本末徵
九月朔方享惟敬登伏見城謁秀吉惟敬

奉金印冕服及授諸侯冠服隨其品級用之
翊日享冊使秀吉著緋衣戴冕坐中央冊使
隔席坐其右神祖及前田利家等公卿七
人著冕服坐其左其餘諸臣以次班列享
甚精豐宴畢冊使出秀吉入花園亭召僧秉
允靈三永招使讀誥命至聞封蕭為日本國
王之語嗔目大怒曰吾既統領日本何假明
主之封爵乎初行長告曰明主封吾薦大明
國王故召還朝鮮之師行長歟吾須亟誅之

秉光諫曰中國甚大故外國例受其封殿下威名播異域故明帝奉冊書誠皇朝之輝

光也宜善遇冊使以結隣好秀吉怒少解然

因避原名

慎行長之欺固怒未止行長謝曰此非臣之所為皆三奉行之所指揮也因出書牘數通

證文秀吉意解召加藤清正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繼曰冊使不可久留詰朝當還界津吾將再起大兵屠滅朝鮮四日冊使及朝鮮使還界浦八日秀吉使宗義智賜金

銀方物於二國之使及使者堺押川調信謂

黃慎曰明年我兵再入朝鮮事已決矣宜速

使王子來謝不然王子復為俘虜矣慎大驚

告冊使年譜創業記序吉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月二十八日

吉田城主酒井左衛門尉忠次卒子宮内太

輔家次嗣系圖酒井十二月五日久野民部少輔

宗秀與三宅正源森貞子

關死

宗秀父宗能年

老宗能剃髮悲悼殊甚

神祖矜之賜下總

采邑一千石以慰之是歲以松平康親為大

番頭 神祖謂康親曰今欲以子為大番頭
而以吾同於悠子心不平然風塵未靜麾下
先鋒非子而誰歟遂與松平家衆同職而班
其右時年三十 福釜松 平系圖 世子加首服於松
平又八郎 家忠子後襲稱主殿 徒諱字名曰忠利賜
佩刀池田備中守長吉子以兵衛長幸勝入
第三子輝政弟也長幸時九勝入初謁神祖及
歲小字勝二郎後任備中守
世子賜佩刀以松平定勝第三子三郎四
郎為荒川二郎九郎銀子 家忠日記松榮紀
事三郎四郎後名

定綱任 越中守

二年丁酉正月 神祖在伏見第前閑白秀
吉以去年地震伏見城壞又使諸侯修築城
郭經營殿閣土木之功連年不輟備役解與
天下苦之 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再興師攻朝鮮以豐臣秀吉為大將宇喜多
秀家毛利秀元副之以諸將久在朝鮮能諳
形勢秀吉不復赴名護屋在伏見於授方畧
置番兵於名護屋以戌之 朝鮮征伐 二十五

原本泗川作細川下文皆
皆作泗川故字改

日秀吉前鋒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率舟師渡海二月諸將航海入朝鮮至三月兵集者十三萬餘進自五路分攻之東萊機張西生浦豆毛浦安骨竹島梁山蔚山加德諸城或陷或降熊川金海昌原咸安晉州因城泗川昆陽等地日本兵皆據之明及朝鮮兵不能往來李昭大從率后妃三子奔海州朝鮮又大亂乞援于明明主以侍郎邢玠為經畧總督楊鎬為經理巡撫麻貴劉挺為南北大帥以援之邢玠惡沈惟敬之謫詐使副總管楊元執之朝鮮征伐記秀吉譜松四月十一日太世子夫人淺井氏生女千姫於伏見城家忠
松榮紀事月日壞源流綜貫千姫長
而適右大臣豐臣秀賴天樹院是也六月十
二日從三位權中納言小早川隆景卒子秀
秋嗣定公卿補任秀吉譜按秀秋官爵無所考
言豐臣秀秋補原本補作勅任年月未詳
臣按小早川隆景得畧能似其父元就而智謀過於其兄元春嚴島之戰猛厲無比

卒能摩壘陷陳馘陶晴賢而蠶食山陰山
陽之地元就之基業得以恢廓矣及秀吉

公與輝元相持備中聞明智光秀之亂請

批註原不

和乞援將佐皆欲乘其弊掩擊之而隆景

建議以為不可竟許和親輝元封疆完固

得無玷缺者隆景之力也臣考當時記載

有最可稱者文祿中用沈惟敬和議退王
城之兵於釜山諸將甚難之隆景一言決
之竟得全師而歸秀吉公器重之封以筑

前引參謀議隆景以為坐享大國必非太
子間之所安吾無子不如賴其子姪以傳之
乃請子賴其甥豐臣秀秋秀吉公悅而許
之此其識度遠出於當時諸將之上者也
臨終戒輝元曰天下雖崩離而汝必勿與
焉唯須固守封疆何則宗國有英傑之人
懷包舉宇內之才則可今無其人若熟察
之矣後來不能守分而妄動干戈則國必
滅矣庾子之亂輝元黨千石田三成幾喪

社稷國雖殷削而疆圉得傳於後昆者
神祖之寬仁也隆景之言不亦著龜乎秦
王猛臨死諫符堅以勿伐晉堅不能用竟
亡其國隆景之才識雖以王景略擬之可
也

是月戶田三郎右衛門忠次卒於下田城家
日記松平月十五日秀吉諸將進攻南原拔
宋紀事八月十五日秀吉諸將進攻南原拔
之役守將李福男家忠日記朝十八日西鄉
彈正左衛門家貞卒子孫九郎忠貞嗣前事
鮮征伐記十八日西鄉

家忠日記朝十八日西鄉

原本車

原本作勝

集二十八日前征夷大將軍源義昭薨年六
十一公卿補任將軍家譜先是九月七日毛
利秀元加藤清正黒田長政等與明兵戰于
全義館大敗之家忠日記朝鮮征伐二十八
日參河守秀康從四位下前田利家竝為參
議公卿補任十一月明經畧邢玠率諸軍入
朝鮮王京記秀吉譜松榮紀事十二月二十
七日白井城主本多越前守廣孝卒歲七十
家忠日記先是豐後守廣孝更稱越前守是月淺野幸長守蔚山

卷之三
忠定公傳

年譜 家志 日記 朝鮮征伐記

世子

城邢玠以大兵圍之加藤清正自西生浦帥
兵入城助守 年譜 家志 日記 朝鮮征伐記秀吉譜 松榮紀事
放鷹武州稻毛悉痘瘡 神祖在伏見聞之
遣永井白元問之白元歸伏見報疾瘳 神
祖喜稱白元往復甚捷土岐山城守定政卒
定政上総介賴明孫兵部大輔定明子初稱藤藏 神祖以與平忠
政為管沼定利賴子襲封上野吉井采邑二
萬石家忠日記 松榮紀事 忠定公傳 忠定公傳 忠定公傳
三年戊戌正月二日大神祖感吉夢謂石清

水社家忠日記 松榮紀事並曰承津清右衛
祖恩豐臣氏聞之夢和歌其詞有吉兆神
記考異松榮紀事曰是春按其在他年明矣創業
清夜松榮紀事曰是春按其在他年明矣創業
馬得三日毛利秀元黒田長政加藤嘉明森
忠政蜂須賀家政及豊臣秀秋之兵五萬餘
騎救蔚山經理楊鍔懼其精銳不戰而走明
兵大潰諸將追擊斬獲甚多悉棄器械重
不可勝計邢玠奏鎬罪於明主罷之二月明
主以萬世德為經理玠與諸將議募江南水

兵分水陸四路各以一將提督李如松將中
路麻貴將東路劉班將西路陳璘將水軍甲
兵凡十萬各守重地欲相機決戰秀吉諸將
亦分據要衛蔚山為東路加藤清正據之順
天為西路小西行長據之望津泗川為中路
島津兵庫頭義弘陸奥守貴久第二子修理大夫義久弟為義久養子
據之黑田長政淺野幸長等諸將及豐臣秀
秋部得山口玄蕃允宗和諸書或作宗永閑
今從門續南行雜記原合戰詩作正弘
宗和後事秀吉公屯聚金山及四邊營寨

相為聲援朝鮮征伐記秀吉譜松榮紀事徵要錄明紀事本末會津城
主蒲生飛驥守秀行重臣持切持切特功人狀驕橫秀行柔
弱不能制其寧蒲生四郎兵衛擅殺寵臣亘
利八右衛門秀行怒欲誅四郎兵衛石田三
成左右之使四郎兵衛遁於鎮西將士交相
恩三月九日秀吉與神祖議收會津一百
萬石移封秀行於宇都宮給十八萬石移封
權中納言上杉景勝於會津以鎮東陸創業
忠日記松榮紀事先是宇都宮彌三郎國綱家
有罪削封至是經宇都宮於行據寬永系

圖會津實封百二十萬石而是月秀吉遊醍
指之一百萬石者舉大數也是月秀吉遊醍

醐山看花夫人及秀賴婢妾悉從華殿鮮

供給盡美四月二十日參議豐臣秀賴叙從

二位為權中納言公卿前田利家叙從三位

為權大納言其子利勝叙從三位為權中納

言管原系圖云二年三月十一日不經中納

勝弟孫四郎利政叙從四位下為六月三日

侍從蓋在此時然無冊文故不書

秀吉在伏見城罹疾十二日夜伏見城下無

故驗擾井伊直政在藤杜馳至伏見

家忠
日記

松榮紀事曰先是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神原
康政石川康通平巖親吉曰關東遠番至伏
見護衛神祖旅營在藤杜是神祖謂直

時直政上番藤杜在伏見北

神祖謂直

政曰今夜擾亂起何處汝宜探問直政歸報

十六日有二
西日アハイリニ忌ニ弊

曰石田三成太野修理亮右長第治兵繹駿

起於此家忠日記十四日秀吉疾革召淺野

松榮紀事

十六日有二
西日アハイリニ忌ニ弊

長政德善院玄以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東

正家曰吾聞諸侯牧伯與麾下士不相輯睦
此禍亂之基也宜釋憾結歡相與保護嗣子

長政等諭告諸將僉曰同心協謀以事嗣君

誰敢有異心至於私忿各有其故台命雖重
難輒和平秀吉聞之不快謂神祖曰願
內府勞之使衆和協神祖會侯伯諸士傳
秀吉之旨使相與輯睦衆對如前神祖作
色曰諸君嚮對大閣既云同心盡忠保護嗣
君夫奉公上者何挾私怨之有苟構同障此
懷攜貳而非同之之謂也受戴嗣君之義果
安在哉何其言之相戾也衆屈服曰敢不唯
命是從神祖復命秀吉大悅享侯伯諸士東

相與結觀然侯伯終無和渝之色不與諸士
交一語神祖按歛怒曰諸君何欺我哉嚮
報諸君之言故大閣喜而設燕會而今無酬
酢之禮含睚眦之忿此諸君賣我於太閣也
坐中之人皆我讎敵天鑒在上不使一人脫
去衆皆恐懼屏息中村一氏淺野長政德善
院溫言慰藉衆皆俯伏謝罪翌日秀吉聞之
面諭神祖曰疇昔之事文武兼備威信並
行雖古之名將何以過之撫育嗣子綏懷遐

通者吾不復他求矣感泣謝之 閑原合戰誌

松榮紀年

七月秀吉病間如大阪城不日還伏見既而
疾篤秀吉以為天下兵馬之權非 神祖不
能握因密謂 神祖曰吾死天下有憑陵作
亂者 卿宜提兵平定秀賴孤弱宜保佑存
恤至其成立隨才處分 神祖濂泣曰殿下
萬歲後孰敢不奉世子者然人心叵測須運
神智詭謀乎孫下官不才何以能勝重任秀
吉曰今天下無如卿者勉從吾言 神祖

固辭而退秀吉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議後
事二人姦邪包藏禍心因諫曰殿下以英武
之德草創基業有嗣君在何以天下讓他人
為請臣等竭力護嗣君號令天下秀吉然之
乃置五太老五奉行以 神祖及加賀大納
言前田利家備前中納言宇喜多秀家安藝
中納言毛利輝元會津中納言上杉景勝為
五大老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德
善院長束正家為五奉行 據秀吉譜先是既而
置五先五奉行 小

曰界早川隆景亦爲五老之一大祿四年法令隆
固於合忠五日奉行室町神祖得軍利家秀家
臘合固於合忠五日奉行室町神祖得軍利家秀家
故全月政景日九歲誌記書其說疑爲得實
數日可據而人條說也景文兒太吉既薨後
明年有辭職谷吉從景署令藩郎以景年秀賴
二會議太間經松卒貴當神府庫勝秀志閑故自以但三糧一
丘多奉不具爲紀因時祖庫勝秀賴故置秀遺命其四職石年
上因才奉事循物秀見爲三置丘次遂蓋在職
上循不許頗於爲據景文者歲與老遂有誤聞
書不入此五之年此五之年五吉奉授行天原家
五吉羅○老則利四於秀五吉奉授行天原家
神奉經惡閑也六家年五吉奉授行天原家
祖行耻疾原然老糧八老譜行天原家
亦之興目記無並元月而贈

無吉繼之名 命曰小事宜五奉行相議決之至大事則五老高量然復行之又置中老三人以生駒雅樂頭近地 宗子 堀尾吉晴中村一氏為之命曰若有五老五奉行爭權相應宜三老和解之 日記 松榮紀事 家忠 八月朔明兵圍順天城小西行長堅守拒之 忠 日記 秀吉危篤又謂神祖曰因卿固辭既定五老五奉行然雄武篤實鎮壓人心者非卿而誰宜居十人之首裁決庶務因遺命曰嗣子

僅六歲不能蒞政宜 內府專斷天下事前
田範前守為嗣子博在大阪城二人協贊發
號施令嗣子継業在二人心凡天下大名勿
私結婚姻勿擅封郡邑五老五奉行虛心協
謀勿樹黨勿爭權務輔嗣子以至成立又謂
其暖心曰吾死深秘之淺野彈正少弼石田
治部少輔宜入朝鮮引兵而歸然後發喪領
給遺留物於太名諸士儻二人不能引兵則
使 吉 内府渡海或有反者 内府不能往則
使 吉 内府渡海或有反者 内府不能往則

使利家渡海大名雖多無踰此二人者使
人渡海則雖有明兵百萬公不能逼吾師矣
不然十萬之兵暴骸異域吾死不瞑矣 記朝
鮮征伐記秀吉譜閑 創業
原記大全松榮紀事 十八日前閑白太政大
臣從一位豐臣秀吉薨年六十三秘不發喪
獨長束正家步而從葬于聚樂南阿彌陀峰
建祠其麓 年譜創業記太閑記家忠日記秀
吉譜松榮紀事諸書葬日閑原
合戰誌曰唯德善院玄以從
未知孰是今從閑原記大全
臣按豐太閑以不世出之姿崛其草莽聘

桀驁之才奮雄武之畧遂能徇北越定南
紀平海西舉關東位極人臣四海無敵支
吾者可謂曠代一人也置五老五奉行綜
理政務置三中老彌縫釁隙臨薨顧託之
言頗近乎正皆近世諸將之所不能及也
遺令諱勿班朝鮮之師稍有漢武輪臺之
風豈悔心之崩乎惜其惑於石田三成增
田長盛姦佞之情為腹心之臣暨晚年舉
子有易嗣之志姦臣逢迎撋撫構陷遂使

父子不能相保而蒙不慈不孝之名雖由
閨門白秀次驕縱不能幹蛊而貝錦萋斐之
力亦既多矣朝鮮之役是非貿亂事多壅
蔽諸將怨望爭訟競起延及即世之後巧
言如簧幾掩日月之明紛拏喧逐釀成戾
子之亂窮其所由則大閭好侈大勢遠畧
姦人得以投機之所致也

十九日神祖世子入伏見城問秀吉疾逾
遇石田三成使其臣八十島道與密告喪

神祖世子即歸于第

年譜創業記家忠
日記松榮紀事

神

祖歎曰往年太閤在名護屋淺野彈正坐其

臣偽造黃金因于利家之營吾駕肩勿潛至

因所欲共休戚解釋其事遂得免死故懇欵

特甚今不告吾以大故而三成與吾疎遠反

以實告人心固未易料也

松榮紀事

閑原記大全

是夜

神祖與世子議詰旦

原記大全

世子出伏見赴

關東

閑原記大全

九月二日

世子還江戶

城三日神祖及利家秀家景勝糴元與五

奉行互通書以擧輔導秀賴諸侯牧伯亦各

上擧書以示無貳

年譜創業記家忠

十三日

世子加首服於松平伊昌子彌三郎賜諱

字及佩刀名曰忠實

五升松平系圖家忠日記忠實時十四歲襲稱

外淺野長政石田三成以秀吉遺命奉

神

祖之旨至筑前博多遣使朝鮮告秀吉之喪

使諸將引兵還先是島津義弘與其子又八

即忠恒義弘第三子後更家久歷陸奥守薩摩守大隅守叙從三位為權中納言

在朝鮮築望津晉江永春金海因城昆陽泗

勿從原本

川新寨八寨父子居新寨為諸寨聲援二十
日明中路提督董一元攻拔望津永春二寨
二十八日明兵襲泗川大圍驍將李寧恃勇
挺衆而進義弘之兵擊斬之遊擊盧得功中
鉛死十月朔董一元與部將弟國罟葉邦榮
彭信古攻新寨義弘父子拒戰大敗之二十
萬兵一時潰走一元不能制之義弘之兵追
擊之其餘溺水墮塹死者無算義弘下令不
使窮追至望津收兵還凡獲三萬八千七百

十七級馘送筑紫年譜家忠日記朝鮮征伐
事本明人郭國安在義弘之營知秀吉訃至
諸將班師往告明將然義弘大捷之後明兵
懼不敢進諸將欲乘此機退兵明水路提督
陳隣遣副總兵陳蠶鄧子龍等浮戰艦數百
隻於忠清全羅慶尚三道海口以邀歸師加
藤清正去蔚山小西行長敬順天島津義弘
出泗川十六日陳隣聞之遣鄧子龍及朝鮮
李統制水兵一千餘艦丁彭金邀之義弘既

去適興行長之船相值勦力苦戰子龍敗死
李統制來救亦戰死行長走舸至加德興義
弘合殘兵猶在報金島義弘遣船迎之陳蠶
列船攻擊中軍將陶明宰戰死蠶引去殘兵
悉得至加德劉珽率舟師來攻義弘行長之
兵擊破之珽亦引去加藤清正淺野幸長鍋
島加賀守直茂等兵亦得航海而歸直茂駿河守清
房子經民部大輔改家十一月征西諸將悉歸筑紫先是
神祖利家在伏見專議朝鮮之事義弘

捷報未至且憂班師之難神祖欲航海退
兵徵關東兵馬時利家嬰疾同止之欲力疾
渡海議未決神祖使藤堂高虎往朝鮮家
日記秀吉譜及松榮紀事一說並云達德永法印壽昌宮城長二郎豐盛於朝鮮今從朝鮮征伐記藤堂高虎行狀聞高虎赴海西聞原記大全及松榮紀事正文高虎赴海西聞諸得歸至對馬還自中路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在博多迎諸將勞之告秀吉遺命諸將感泣三成曰諸將宜先赴伏見賜休暇各歸其國明年入京須相與設茶會以慰積年之勞

清正素憲三成大言曰諸君好作茶會吾在

朝鮮七年瓶無一粟囊無一錢故無茶無酒

但當以稗粥饗諸君耳三成深銜之諸得尋

至伏見_主神祖利家大喜稱其功劳使各歸

藩休息

按神祖利家雖有此語而諸得歸藩休息家在明年七月詳于下文

寢島津義弘之功

益封四萬石

作五萬石今關原記大全

從家忠日記朝鮮征伐

秀吉既薨人之恂懼

石田三成增田長盛欲乘間逞其姦計竊相

謀曰今天下雖有五老無出_韓內府利家之

右者彼二人相親以出政令則吾輩碌々為

彼役使終遭屈辱為今計者不如離間二人

以生釁隙乃先聲言三成長盛互有忿恨既

而長盛詣媚_主神祖三成阿附利家奴顏婢

膝無所不至一日利家將享_主神祖期已定

長盛來告曰利家將不利於_主公請勿往

神祖託疾不往他日長盛謂利家曰嚮_主內

府將來適有流言而止若又刻日為約則必欣然而來利家曰往日之事吾甚慚之儻復

見欺則何面目見世人乎長盛曰內府亦悔負約今再訂約敢不赴期利家然之卜日

請既神祖至期長盛又告既神祖曰利家竟

但之忌無子

有姦謀必不可往乃言但之既神祖不聽曰嚮已負約利家得無遺憾吾不忍再負將駕長盛詐作或者書探懷出之曰因勿往既神祖驚訝遽稱有事故不往利家大怒招其姻戚細川忠興告曰吾老矣為人輕侮如此豈非終身之耻耶明日吾得往丹後既自子之

般自子原本作

管內以歸賀州忠興曰如明公之言愈患固宜然徒歸藩世人謂明公為性威權亦廢且棄嗣君而徑去其如太閤之顧命何竊為明公不取也利家從之於是長盛姦謀竟行松榮神祖利家嫌隙日甚紀事

臣按讒人構陷善良其術多端增田長盛之離間既神祖利家巧言飾詞即楚費無極讒郤寃於令尹子常之故智也子常賄而信讒遂滅郤氏之族黨而禍楚國矣利

家伏羲明敏能察其姦而納細川忠興之
諫終與神祖修好勸力擁護秀賴不然
謂三州之地忍為他人之有而子孫不能血
食危矣哉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
謂矣

十一月十一日長篠城主奥平美作守貞能
卒子九八即信昌嗣家忠日記

四年己亥正月神祖在伏見第與四大老
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上杉景勝毛利輝元

連名授書島津義弘賞朝鮮泗川之功賜良
刀義弘子忠恒亦賜刀擢為少將少將左右
無所考○雜錄島津家記曰正月四日神
祖入義弘第賜國俊刀賜忠恒長光刀即
圖書為使賜黃金五百枚以賑之附以備考
九日島津義弘叙正四位下拜參議以旌戰
功大義利家稍悟石田三成增田長盛之姦
邪十日與神祖議遵豐臣秀吉之遺命擁
護秀賴徙自伏見居大阪城神祖駕舟送
之利家抱秀賴坐正殿神祖入謁諸侯牧

伯相繼謁見記。年譜創
三四年冬利家秀家極元景勝與五奉行議。記閑原軍
威望自重矣不如移嗣君者亦必謁佐嗣君而在
是月朝鮮諸神起居嗣君於元日以協太乃以
意來大坂。神祖起居嗣君不以則事嗣君者於
而與諸書異勢或其然也。神祖附之以備考據
是老達此義者欲奪祖不以爲及之可。故曰
是累請從之。未還不以則事嗣君者於元日
淀川及至平瀉。本書作牧方。記松榮業以之
還伏見第。年譜創附之。謀十二日。河嶠有人多列
神祖還伏見第。年譜創附之。謀十二日。河嶺有人多列
衆皆失色以為必大坂出兵襲我衆寡不
濟。神祖從容問彼何人舟中之
人無敢對者有一人曰得非井伊兵部少輔
之衆。神祖悅停舟上陸果直政之卒也。隊
長脇五右衛門晋謁。神祖命之使爲後拒
騎而入伏見第。閑原合戰誌大全五奉行德善院
玄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長束正
家遣兵更番戌伏見城。年譜創輩記家忠日
松榮是日。神祖第六子松千代麻呂八歲
紀事。是日。神祖第六子松千代麻呂八歲
而夭。源流十九日。神祖宴于有馬法印第

敵事不可濟。神祖從容問彼何人。舟中之
人無敢對者有一人曰得非井伊兵部少輔
之衆。神祖悅停舟上陸果直政之卒也。隊
長脇五右衛門晋謁。神祖命之使爲後拒
騎而入伏見第。閑原合戰誌大全五奉行德善院
玄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長束正
家遣兵更番戌伏見城。年譜創輩記家忠日
松榮是日。神祖第六子松千代麻呂八歲
紀事。是日。神祖第六子松千代麻呂八歲
而夭。源流十九日。神祖宴于有馬法印第

亦松律師則祐之裔有馬筑後守重則舞曲子中務少輔則賴剃髮叙刑部卿法印大
未關井伊直政來告密事神祖歸第記閑原
利家卿之第專議欲圖閑下之謀伏見人
多徃來此必有故即起坐而歸附以備考
番從駕神祖即起坐而歸附以備考

全曰直政耳語神祖曰聞此日五奉行集
堂高虎亦來有密語人不知其故而伏見驗
擾人心動搖二十一日四大老五奉行以中
村一氏堀尾吉晴生駒近世及相國寺僧承
先爲使從家忠日記閑原合戰誌松榮紀事
齋連名書詰問神祖曰太閤薨未幾私議
在

贊嫁以息忠輝爲伊達政宗之婿以牧野康
成之女嫁福島正則以小笠原秀政之女妻
蜂湏賀至鎮阿波守家政子任長門守叙從
榮紀事曰蜂湏賀家政與福島正則嫁罐誤
閣之遺令其意云何封森忠日記大全
在其條數按增忠政封此後事也新慶長記
不誤今正月十六日惡復使德山丘兵衛奉間
自今不宜干與政事神祖曰誣我為
違太閤之遺令識所不解卿曹疏吾不欲輔
佐秀賴是棄遺命也然吾非欲干與政事自

當引退使武藏守伏已以聽政如婚嫁事別
有處置而言松榮紀事曰四使來問神祖不憚
歸閑東耳或欲逼吾使自裁乎四大老五奉
請聞其故今從閑原記大全行遣使稍責政宗正則私為嫁娶政宗曰非
我所知界津商人今井宗董所為也且與
內府結婚有何不可吾輩世祿之家自與恩
澤諸侯異不可物以常例正則曰吾與太閤
為親族閑原記大全曰相傳正則之父新左
彌左衛門為兄故欲與內府交歡固結輔
弟故正則云然

佐嗣君之好也至鎮曰結婚非有他意欲告
改府誓延後於事機五奉行召宗董詰問之
據雜錄今井彦右衛門家譜宗董未土流也
刑部左衛門通久第二子彦右衛門宗久刺
髮叔大藏卿法印秀吉公賜采地一千石具
給三百石世居界津宗董對曰此非內府之
所知也固執不易其言遂得免以故人懷疑
懼京畿繹騷加藤清正加藤嘉明淺野幸長
細川忠興池田輝政福島正則黑田如水其
子長政藤堂高虎森忠政京極近江守高次

長門守高吉子叙從三位位任參議時為大有津城主譜書無高次據閑原記大全補之有

馬法印金森法印素玄五郎八長近剃髮織

田有樂信長之弟源五長新莊駿河守直賴

益剃髮號有樂

新莊駿河守直賴

藏人直昌子後剃每夜來伏見第護衛神

髮叙宮內卿法印餘史細川家祖傳錄閑原記大全松栄紀事

大谷吉繼亦

歸心於

神祖以為五奉行舉兵圖

神祖

則為前鋒防之屯兵新莊直賴弟密為之備創業記家忠日記石卯餘史松栄紀事○松栄紀事五奉行作四大老今從家忠日記黑田長政以策略說諸將多屬

神祖

家忠

方是時如水長政正則輝政高虎每夜參預

謀議森忠政雖不入其席而常候外席清正

嘉明幸長忠興雖不與謀議而與石田三成

相應故專歸心於

神祖年譜創業記家忠

或勸神祖曰須入大津城依京極宰相高

次神祖曰凡當急難時進則有勢退則失

勢終不聽創業是月東國將士以更番赴伏

見榎原康政至尾州熱田

石卯餘史作江州

記閑原記大全閑原記合戰記松栄紀事

聞伏見忽刺策馬馳至

伏見不脫旅裝立謁神祖々々悅其速至

稱之本多正信伊奈忠次大久保十兵衛長

安後任石見守長谷川七左衛門等為會計事詳七年

賦稅應召而至逢聞伏見之變亦兼行而進

東兵充塞大津山階醍醐木幡之間正信來

謁神祖密語良久問曰淺野長政舉動云

何神祖曰豈彼諭舊好耶竟不來此正信

輒往長政之家告神祖無他與俱至神

祖責之曰子往年被冤吾力救之及太閤薨

故從而奉恩報

注記泣

如石田三成亦告其喪子何秘而不告耶長

政注謝神祖意解家忠日記閑原記勅秀

吉薨三成謂長政曰太閤遺命秘喪但恐事

泄今吾與子贈魚內府則人必不疑長政

守約不告三成密遣使告之故神祖疑其

外已而長政不之知也至是始悟三成之姦

計深憾其賣已而傾心屬神祖松榮紀事

年八月三成密告秀吉之喪神祖歎長政能

之負恩其下書曰既而神祖聞長政能

秀吉之遺命不為私恩洩之重其謾慎而遭三成之為人也

按去年神祖怒解則不應

至此責之前後中村一氏堀尾吉晴生駒近
相錯故不取中村一氏堀尾吉晴生駒近
世憂諸將有釁隙就井伊直政請和平之
神祖許之二月五日四大老五奉行連名上
誓書於神祖遵秀吉之遺命輯睦協贊
神祖亦賜誓書然各欲伺間逞志終不寧靜
家忠日記閑原記大全松栄前田利家用石
紀事誓書載在諸書今略

田三成之計扶自立之志其子利勝以為吾
與細川忠興有外家之親先是秀吉公命于
忠興長子與一即忠隆故與利勝為姻戚利
勝諸書皆書利長蓋據後所更名也然公卿

補任書利勝不可不告夜潛訪忠興悉告之
今從其寧

忠興曰此足下存亡之機不可不察三成姦
邪足下所常知也而被欺誰黨于彼不亦危
乎彼尊崇亞相非真敬之而欲假亞相之威
以擊內府也利勝聞之色變忠興曰足下
悔告我乎進退必與足下共請勿憂焉今夫
彼所惮畏者唯在內府與亞相耳內府
智謀勇略非諸將之所企及而彼百計欲圖
之則其志可見矣彼既欲黠內府豈復有

於亞相哉彼見亞相之老病聿其不起而有
今日黜內府明日又黜亞相之密謀足下
盍察之為亞相計不如與內府修好作久
安之計利勝幡然曰不聞足下之言則吾必
陷彼邪謀矣願足下若諫家嚴忠興乃與利
勝共赴利家第從容言之利家不聽忠興言
甚切至利家遂從之曰足下熟圖之忠興即
冒夜赴伏見遲明請神祖第自之曰利家
將來謁神祖大喜密語移時自是忠興數

吾欲焚諸復出以爲二事誤今據家傳錄定爲一事又按石卯餘史三成欲圖神祖日夜襲擊其謀終合兩家之好願未甚詳而二十

九日利家應神祖之招與疾出大阪舟而

豐原本作

赴伏見神祖乘輕舸至淀迎之利家謝之

下船乘輿至神祖第忠興清正幸長徒步

從輿以備不虞家忠日記細川家傳錄閑原

紀事松榮利家入第坐神祖享之召利家之

宰神谷信濃賜杯酒忠興清正幸長引坐其

下神祖爲利家設蒲團利家細談五奉行

之姦詐謂神祖曰吾在世不久別無所求

唯冀存恤肥前守神祖諾利家甚喜而還

家忠日記忠興白神祖曰明公與利家

和成不往問其病則利家意歉請約期以枉

駕下官爲介神祖許之細川家傳錄長盛

三成正家聚其黨與欲襲神祖德善院玄

以雖爲其黨屬意神神祖密告堀尾吉晴吉

晴告之利家々々使吉晴抵伏見告吉神祖

曰伏見之第非形勝之地宜徙居向島神

祖從之家忠日記石卯餘史松榮紀事閑

游息三月島津忠恒之臣伊集院右衛門大

夫忠棟原記大全刺髮號

幸侃

潛蓄異圖九日忠恒手刃之

忠棟家臣競起伏見繹驛

忠棟雖為陪臣同

諸將上衛忠恒不正其罪擅殺之故忠恒屏

居於高雄神護寺以待罪既而神祖使伊

奈圖書率數十騎迎之歸伏見第忠棟子源

二郎久直在薩摩聞變據莊內城舉兵反忠
恒請歸國討之神祖許之家忠日記閑原

事十一日神祖往大阪問前田利家之疾

福島正則諫曰大阪兒徒之巢窟請勿往

神祖曰嚮利家興疾來訪不可不往而謝之

石田三成聞之詐稱伏見城外喧擾泥之再

三具意欲使利家怒之又與神祖不相善

也神祖知其姦不聽竟駕船如大阪從臣

列弓銃護衛水陸細川忠興以與利勝為姻

親慮神祖或生疑遣父玄旨玄旨名藤孝
時貞子細川伊賀守元有子養之任兵部大
輔事將軍義輝義昭二公又事信長公之
法印號幽齋玄旨侍舟中其實質之也及舟
泊岸有婦人輿衆怪之藤堂高虎出自輿中
白曉神祖曰慮三成之黨或為變故匿居于
此請與下官易輿而行庶無他慮龍神祖感
其志從之先入高虎中島之第而後赴利家
之第忠興從之石卯餘史閑原合戰誌忠時
興遣玄旨據閑原記大全時
利家疾劇強起謝之喜謂井神祖曰賤恙危

篤命在旦夕唯願濟明公用心輔導嗣君其
言周摯閑原記大全曰利家掌謂利勝利政
貳於嗣君然不可先事除之吾觀利家掌謂利勝利政
將交及而死謀於利政外雖從其言而內家家從原本
其有變注意視之利政外雖從其言而內家家從原本
懷害心佩利刀得迫神祖利勝魄之然猶慮
政終不致發而退諸書所不載故附于此利池
田輝政細川忠興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加藤
清正堀尾信濃守忠氏帶刀吉藤堂高虎等
皆侍坐利家享神祖利勝及淺野長政接
伴石田三成忽著黑衣而至賀神祖來訪

而去秀吉公薨恩眷之士皆隨國俗斷髮故在利家之第會議及三成至衆皆愕眙不終談去閑原記大全曰三成不入坐告謀而去今從其夜神祖宿藤堂高虎第三成會德善院玄以增田長盛長束正家於小西行長之家閑原記大全曰淺野長政以利議曰家之命按伊神祖故辭不來議曰內府與利家和協則吾曹必無噍類爲之奈皆所憤也諸君多疑議故不決今夜襲高虎何行長曰內府專恣利家卿以不諸大老之弟縱火攻之不然內府明日還伏見邀

擊於中路必可得志既滅內府則景仰嗣君者其志益奮阿附內府者失勢但喪討而誅之易如反掌宜亟決之玄以曰不然嗣君幼冲吾曹受諸大老之指麾固其宜也今無諸老之命而謀動干戈於輦轂之下非人臣之法也且諸將集高虎之弟護衛內府者不一而足即如吾女婿堀尾信濃守亦在其中如此則火攻要擊皆不可得志彼此相持交戰移時結城參河守率東兵自伏見來

而去秀吉公薨恩眷之士皆隨國俗斷髮故在利家之第會議及三成至衆皆愕眙不終訟去閑原記大全曰三成不入坐告謀而去今從其夜神祖宿藤堂高虎第三成會德善院玄以增田長盛長束正家於小西行長之家閑原記大全曰淺野長政以利議曰家之命按伊神祖故辭不來議曰內府與利家和協則吾曹必無噍類爲之奈何行長曰內府專恣利家卿以不諸大老皆所憤也諸君多疑議故不決今夜襲高虎之弟縱火攻之不然內府明日還伏見邀

擊於中路必可得志既滅內府則景仰嗣君者其志益奮阿附內府者失勢但喪討而誅之易如反掌宜亟決之玄以曰不然嗣君幼冲吾曹受諸大老之指麾固其宜也今無諸老之命而謀動干戈於輦轂之下非人臣之法也且諸將集高虎之弟護衛內府者不一而足即如吾女婿堀尾信濃守亦在其中如此則火攻要擊皆不可得志彼此相持交戰移時結城參河守率東兵自伏見來

救則取敗必矣長盛曰禮部舉事急遽之不可成頃與大谷刑部少輔高確時事吉繼以為今察事機專為嗣君盡忠者甚少而欲除內府代其權者頗多或有怨讐就欲逞志皆挾私而非公道也內府實有異圖聲罪討之何難之有倉猝舉事非持亡身滅家嗣君亦危殆矣吉継謀慮深長諸君宜思其言議未決日既暮正家曰今舉大事不可不審具虛實遣諜須之輝政忠興正則等諸將列

續原本三行ノ

炬嚴備勢不可犯竟不能發而罷家忠日記前中納言秀家之第議之今從石卯餘史閑原合戰誌松榮紀事而閑原記大全敘事寂詳故據之藤堂高虎行狀曰三成欲襲神祖於大坂高虎知其陰謀急告神祖得入高虎中島之私第而免其難即此時事也夜既闌淺野長政率利家之寧德山五兵衛至高虎家詣神祖曰明公不舍利勝願賜誓書神祖曰然議當歸伏見授之十二日神祖還伏見第神原康政為前驅阿部伊豫守正勝為其中正

初稱善右衛門 井伊直政為後拒創業記家
原記大全石卯餘史閑 忠日記閑

以為不誘細川忠興為已助則事難成乃謂

德善院玄以曰年來與忠興有郤者我過矣

請子為我修好玄以告忠興不聽玄以頗請

不輟忠興佯許之三成會于長東正家之家

以待忠興至 細川家傳錄作大谷吉綱家下
紀事及家坐定三成謂忠興曰 內府驕恣

傳錄一說作長東正家今從松榮不可復制我欲翼戴嗣君故議除之足下同

心効力則封以二州之地忠興問其謀三成

曰我豫置腹心於 內府第側今夜欲襲之

宮部善祥坊名祐全延暦寺僧事秀吉公福

原右馬助之宅地勢頗高據此地及曉放火

箭以燒 內府第焰發則搶攘避去時自升

樓雨散鳥銃則可殲焉聞第中之兵裁有二

千人設使拒鬪我率大兵掩擊則蔑不勝矣

忠興聞而憂之然神色自若沮其計曰不可

夫放火箭宜論地之高下乎彼遣間諜詎知

我謀則我放之彼亦放之及為彼見燒我兵敗潰且內府善練兵二千餘兵決死出闖則其鋒未易當我有一策我兵見有二千許人請為前鋒突入死戰諸君相繼進則事或可成此計之得者也三成等罕持前謀忠興作色爭論三成等曰越中守氣太盛且期亦遇矣請俟他日謀之各罷去小西行長聞之曰五奉行雖堪世務而拙於軍事今為忠興所欺而愆明大事去矣惜哉既而忠興遣

父玄旨白

神祖曰卑第不利守備請發移

居向島

神祖曰奴輩何能為翊日忠興至

第具告三成等逆謀

神祖驚曰微子則吾

殆危矣乃命修繕向島第宅

細川家傳錄松

紀事曰忠興直抵加藤清正

原記大全曰一說四老三奉行

故勸神祖徙向島欲襲之非計也

又一說前田忠勝之入伏崇

見城地按利勝欲圖神祖不威成之

神祖召井伊告之

島告之神祖欲圖之勸而非為避寇也

直政本多忠勝之謀

利勝欲圖之勸而非為避寇也

神祖召井伊告之

不康政與忠興定有此謀。按軍議者，據書之夫宇者，多大全之之後。

宇原年

佐守日記二十二日高力正長叙從五位下為土

紀事並曰以十九日辰大阪奉行皆著黑衣

良假徙向島今從年譜神祖威望日重遠近率

出謁豐後橋自是神祖威望日重遠近率

等諸侯各求先容每日來謁家忠日記閑原

大全松榮紀

眼毛利輝元上杉景勝佐竹義宣島津義弘

事

池田輝政黑田長政加藤嘉明七將事無池

田輝政而有峰湊賀至鎮以為七將按至鎮

誤矣今從創業記家忠日記閑原

記大全閑原合戰誌石卯餘史

鮮皆有怨於石田三成至是同謀結黨請誅

三成於神祖家榮紀事日記

政黑田如水使千長政朝鮮事日記

太閤之命如水使千長政朝鮮事日記

耳不知及再嚮者云來三成至是同謀結黨請誅

將人恐秀吉聞之怒而歸三成者云來三成至是同謀結黨請誅

每逢人談其事已終不復來矣此出文祿中淺野譜

秀吉譜松

且二取去太閤記秀吉譜

以吉之醜人驚馳之使旨不如聞長

及諸二使旨不如聞長

于從原

班師來歸告狀於秀吉縱而讒之長政子幸
竭力奉神祖世人謂時前田利家疾革三
祖絕往大阪今從石七將繼至大阪會于利
卯餘史閑原合戰誌未決閏月三日加賀能登
家第謀誅三成議未決閏月三日加賀能登
越中三州太守權大納言從三位菅原利家
薨事按秀吉公卿補任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
故公卿補任書豐臣利長子權中納言利勝
家今從其實係本姓

襲封領加賀越中次子能登守利政領能登
閑原記大全閑原合戰誌松栄紀事○閑原
記大全曰利家薨三老五奉行相議以利勝
為大老而慶長諸軍記皆無此文今按長盛
薨後所出也書中有大老神祖連名書利家
一元奪賊利勝雖屬大神祖而後秀家景勝輝
其為大老明矣閑原一戰之後秀家景勝輝世
人無知利勝亦為大老者矣附以備攷

呼而瞑 神祖流涕感其志後幾十年加
藤清正嘗語人曰利家晚年頗志於儒學
太閤薨後招宇喜多秀家淺野幸長及余
語次舉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之章余當時
目不識下不繹其義近年讀論語頗能通
曉在今之世不事斯語者恐陷不義或謂
利家不學亡術儒繹王霸之辨茫然罔惜
余謂不然天假之年使之進學則其所成
就不止乎此可勝歎惜臣觀此語不持利

家志於學清正亦知尊崇儒術戰爭之世
皆所絕無而僅有過於記誦詞章之學遠
矣蓋亦文運將開之兆也
七將密議利家既薨三成必出就而殺之事
在今夕三成之黨桑原治右衛門知而告之
三成々々匿而不出毛利輝元宇喜多秀家
島津義弘上杉景勝佐竹義宣皆黨于三成
義宣聞諸將逼三成馳至大阪謁秀賴弔利
家喪直往秀家備前島之第景勝及小西行

長來會義宣以為不如至伏見依託內府

乃使三成衆婦人之輿昇至伏見以避之秀

家義宣置兵護之

原合戰誌閑原記松栄

紀事三成第隣于秀家三成毀其牆屋合兩家

兵以為一隊

松栄紀事

義宣至向島謁

神祖請

敕三成

神祖諾

閑原記大全

七將悔後於事機

三成亡去益憤恚追至伏見又訴

神祖請

誅之

神祖集將佐議之本多正信曰三成

姦邪無比為諸將所惡宜矣然為五奉行之

一而欲以私怨殺之非公道也今從其請則

諸將益驕其所惡者又請殺之許之則無罪

受戮者必多矣不許則諸將必曰三成

閣下之所惡故殺之某人

閣下之所愛故沽

之為有偏頗以藉口實此禍亂之本也不如

留三成以遣諸將之悉

原合戰誌閑原記松栄

事載正信之

則咸以殺三成也閣下無所損益

言曰三成既死則諸將禮敬

其與細川忠將各懷自立假之

辭也今從家忠日記閑原合戰誌

興諫前田利家之語相同疑遷就其與細川忠

神祖

然之遣使諭七將曰大閻薨未幾秀賴在大
阪尚幼不可以私忿構兵宜亟罷去七將不
奉命神祖遺書七將曰諸君不思秀賴之
故妄動兵革其意難解吾亦與三成同志請
與諸君決戰七將不得已奉命遂釋兵閑原
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皆曰神祖諭七將
曰三成姦邪有餘然未至謀反秀賴尚幼不
可妄興兵革以震驚之今落三成之職使之奉
命皆謂內府曲庇三成事不可曉然以神祖
真落職為辭故罷兵今從閑原記大全
神祖遣中村一氏酒井重忠閑原合戰誌作
右兵衛大夫忠

世今從閑諭三成曰子今致仕去而之佐和
原記大全諭三成曰子今致仕去而之佐和
山城則諸將解怒而天下無事矣令嗣隼人
正吾當左右之族其長以居職子勿憂也石
卯餘史閑原合戰誌閑原軍記松榮紀事
三成招上杉景勝密語曰是秋足下當歸藩不來觀
內府必率諸將向會津聲其罪而討之三成與秀家輝元
利勝諸卿定約徵兵諸國以興大軍內府
雖智謀過人而前後受敵計無所出東征時
士亦不能棄父母妻子而黨於內府或入

會津城或還京師諸得離散則內府計窮
請相必矣宜觀其變以制之景勝定計而去
閑原合戰誌曰九日景勝歸藩三成潛出佐
和山城至景勝旅寓定計今從閑原記大全
三成召其宰島左近清興問可否清興前事作
勝猛蓋杜撰也今從諸家對曰不可七得以
系圖纂本書曰相谷庶流對曰不可七得以
私忿脅我而內府力救我其意巨側今從

後語集作佐和山記

內府之勸還佐和山中路有變悔何能及
科君侯之兵不下一萬留一千於佐和山徵
發九千分為四隊付一千於臣二千於舞兵

庫 閑原合戰誌舊作三千於蒲生備中初稱
前野國音轉訛也 千於蒲生備中 橋山
喜内事蒲生氏卿賜氏氏卿 君侯將三千縱
卒秀行削封三成召為臣 火淺野左京大夫以下第宅臣與兵庫備中
進自豐後橋直襲向島 內府必使手下兵
防之而身赴東國矣經大和路則追至宇治
決戰若經山科則以備中為前驅由木幡追
之則不使 內府得過勢多矣大阪諸將黨
于 內府者率兵而至事出倉猝部伍不能
整既獲 內府則我奮彼沮此制勝之道也

三成曰汝策誠善然我與上杉佐竹定計先
從內府之言然後圖之清興曰然則徵佐
和山之兵屯醍醐山科鏡山之側陰為之備
三成從之乃遣使徵之二隊各三千餘人屯
醍醐山科及鏡山以迎三成然後奉命記大
全閑原合戰誌七日直神祖罷三成奉行職使之致
仕十一日三成還佐和山城神祖慮途中
諸將為變使參河守秀康護之生駒近世中
村一氏副之及過醍醐山科三成之臣高野
越中舞兵庫大場土佐大山伯耆等護衛而
去秀康及近世一氏遂至勢多而還三成贈
正宗良刀於秀康以謝神祖之欽曲記大
全曰良刀傳在越前忠直卿家號石田正宗然及至佐和山密結
親黨謀作亂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閑原記
先是水野勝成為其父忠重所逐流寓聞三
成等有異圖抵向島請備緩急神祖雖喜
其志而以忠重嚴絕之不許謁見使山岡道
阿彌和解之道阿彌美作守景隆差初為僧
阿彌和解之居勢多津光院束髮稱八郎左

衛門景友慶長初又落髮忠重奉命勝成遂
得執謁松榮紀事鍋島直茂就井伊直政請
屬神祖輸忠。神祖善遇之紀事黑田長
政謂堀尾吉晴曰內府居向島雖利家卿
意而非久安之計不如移居伏見城以鎮京
師大阪吉晴以為然與淺野長政德善院玄
以議之二人善之增田長盛東正家雖有
異議而不能拒故四奉行言之於上杉景勝
宇喜多秀家二人亦以為然故以生駒近世
中村一氏堀尾吉晴為使請神祖移于伏
見城神祖許之望日原合戰誌曰神祖咸
家相議曰諸侯又惡吾輩訴于全
三氏吉晴與淺野長政神祖移于伏見城
吉晴與江府大長政神祖移于伏見城
據閑原合戰誌曰神祖移于伏見城
一氏吉晴與淺野長政神祖移于伏見城
日入城則無猜防之嫌而士卒番直之十三日
德公自原江府寄書曰德善院曰德善院
神祖徙自向島居伏見城裁決政事威重
滋盛年譜創業記家忠是日德善院玄以番

日記閑原合戰誌家忠是日德善院玄以番

直故堀尾吉晴與玄以議付城門管鑰於井
伊直政四月十七日松平五郎左衛門忠政
叙從五位下為出羽守家忠日記忠政神原
大湊賀康高見天正十七八年勅賜豐臣
秀吉祠號曰豐國大明神十九日遷主神
祖詣之過照高院聽天台論議創業記家忠
陀峯新八幡堂先是太閤遺命歸是祠曰八
幡謂不當易今號
長卒家忠日記
高力系國
神祖喜堀尾吉晴之勞欲
賜誓書以結好吉晴辭不敢當經日井伊直
政作誓書署己名以授吉晴乃受之閨原記
原合戰誌五月神祖如大阪城初秀吉薨五奉
行密議欲配秀賴所生淺井氏於前田利家
擬秀賴養父以抑神祖之權事未遂而利
家逝神祖豫聞其謀至是按行城中見所
新造門櫓大怒曰利家姦計露矣然既物故
須謀利勝以正其罪利勝聞而憂懼謀於細
川忠興抵伏見陳謝無罪神祖怒解家傳細

錄松宋 六月 世子加首服於故高力正長
紀事

子左近為嗣授諱字名曰忠房賜佩刀家忠
高力系因忠房島津忠恒歸藩討伊集院久
後為根津守直神祖使寺澤志摩守廣高省之
正國中漸無事至是久直又反置十二塞拒
守忠恒將兵討之七月九日 神祖以山口
勦兵衛直友為使賜書忠恒戒以誅反臣而
懲將來設方畧而不損兵副以鎧二千隻暑
衣二百領忠恒獻書報捷家忠日記 我從原本忍載字改 神祖
松宋紀事

召淺野長政增田長盛長束正家謂曰我代
秀賴參決庶務秀家輝元以下諸將航海入
朝鮮者太閤尚存必錄其功秀賴幼弱誰無
其事而宜以七八月間各歸本藩休息至明
年秋冬來侍三奉行歸大阪告其言於四大
老於是宇喜多秀家歸備前毛利輝元歸安
藝上杉景勝請曰去年自越後移于會津未
及施政其地易動搖內府所知也願歸藩
鎮撫前田利勝亦請曰今春紹封未暇視事

願歸北國修舉父政 神祖並許之故景勝
利勝亦歸藩生駒逝世中村一氏堀尾吉晴
亦許歸藩 閑原記 其餘諸將黑田如水歸豐
前加藤清正歸肥後細川忠興歸丹後家忠
細川家傳錄○ 閑原合戰誌 松榮紀事並曰
清正忠興怨忿於神祖之使 諸將休憩者是夏竹中貞右
閑原記 大全使 据閑原記大田守名毛利民部少輔早
衛門重信後任伊豆守毛利民部少輔早
川主馬首蓋改任也合戰記又曰主馬首前
據閑原記大田守名毛利民部少輔早
此病死然諸書皆云監使士人竹中毛利早
川三人人典福原大田垣見熊谷四人相訴今
川主馬首據閑原記大田守名毛利民部少輔早
初稱彌五郎垣熊谷內藏允直陳次郎羊爭
大田飛驒守一吉初稱小垣見和泉守家純
初稱彌五郎垣熊谷內藏允直陳次郎羊爭
列直孝等以為五人蓋誤與同僚福原直孝
見或作覓誤源五
大田之家忠日記以
列直孝等以為五人蓋誤與同僚福原直孝
見或作覓誤源五
大田飛驒守一吉初稱小垣見和泉守家純
初稱彌五郎垣熊谷內藏允直陳次郎羊爭
朝鮮軍中為監使時事論辨不已至是訴之
神祖訊其曲直德善院玄以淺野長政增
田長盛長束正家等侍曲在直孝等四人
神祖权直孝豐後府內城逐之一吉家純直
陳杜門不出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並曰放逐
逐之而一吉等皆太閤近習之臣雖奉行說
戰誌目不收采邑杜門居竹中毛利固請合
陳杜門不出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並曰放逐

相筋障脊筋相筋
益足正直筋

卷之三

隆興伊勢巖手城主稻葉藏人道通愈爭
争下道通ノキ
兵庫頭道通伐管内木泛水建京畿道歷嘉
重通子道通伐管内木泛水建京畿道歷嘉
隆管内故歲輸漕稅及秀吉薨道通不後輸

之嘉隆徵之道通不肯嘉隆訴之有司不能
決乃上之太神祖曰太閤恒憫民多徭役免
宇治淀川之漕稅無何薨逝故未及遂太閤
猶在則必及遠雖然吾非斷此事持推太閤

之心而言耳由是道通益不輸稅嘉隆憾之
明年石田三成之亂道通屬 神祖嘉隆嘗

于三成實塞於此篆外之松榮紀事曰
能聽其訟今從家忠日記大全不
戰誌○閨原記大全不秘有憾於
成長盛之邪謀謂秀賴神祖以
遺全刀不祕有憾於秀賴神祖
可取比年譜附尾閨原命曰
祖以得志故嘉隆但道剥通不
判而以道剥通不三合

然諸書之說皆如此今從之

十四日入

朝日記

年譜創業記家忠

帰路過三

本木第訪故閑白秀吉夫人木下氏姫院是

日還伏見城十六日詣石清水社

神祖又

召淺野長政增田長盛長束正家謂曰久欲

往大阪見秀賴母子以體不佳誓延至今秋

涼清爽將以九月九日登城三奉行還大阪

告秀賴及大盧院

閑原記大全

石田三成在佐和

山日遲邪謀覲覦非望陰使增田長盛長束

神祖宿石田

正家讒前田利勝淺野長政於

神祖

松榮紀事

九月七日神祖如大阪井伊直政神原康

政本多正信等數十人扈從

神祖宿石田

三成故第

閑原記大全

其夜長盛正家密告

神

祖曰加賀中納言有異圖以公登城賀重

陽節之日淺野彈正出迎而執

公手使大

野修理亮土方勘兵衛狀

公

松榮紀事

圍暴執公手使二人收

公按此雖謙者

空言登城賀節必不至圍暴

今從家忠日記公

戰誌閑原合

神祖召諸將議之正信曰此非細

故宜稱病不入城微兵伏見嚴備而去直政

康政忠勝曰不必有變登城可也 神祖兩

用其言八日黎明遣伊奈圖書伏見微兵

家忠日記曰十二日遣國書于伏見按十二

日戰誌○松榮紀事曰神祖聞長盛正家合

之言曰豈有此事吾必登城今從上諸書曰

日神祖至長盛第密語良久十日夜往長

盛第今從年譜創九日詰旦伏見之兵至大

業記家忠日記曰伏見兵到三成之第使溢不

阪凡三千八百人參河守秀康處守大全閑原記

書曰伏見兵到三成之第使溢不

能容故分處三成兄木工頭之第

曰門內不容多士從者為不聞而入井伊直

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等十二人從神祖

入堂內揚言曰內府今日有戒心故吾曹

敢至此神祖謁秀賴及大虞院秀賴所生

吉公薨祝髮直政忠勝康政三人隔障而坐

淺野長政稱病不出神祖出過中厨有方

一大二尺紙燈時人呼大阪大紙燈神祖

見之曰閑東人所未嘗見宜使從者觀之酒

號大虞院秀賴所生

吉公薨祝髮直政忠勝康政三人隔障而坐

淺野長政稱病不出神祖出過中厨有方

一大二尺紙燈時人呼大阪大紙燈神祖

見之曰閑東人所未嘗見宜使從者觀之酒

井忠利出呼從者々々入。神祖率之遣

旅寓閑原記大全閑原合戰誌。松栄紀事

殿之諸書建樓櫓此還何謂也。宜亟

東正家勸神祖入居大阪西城輔佐秀賴

神祖從之徙居西城諸侯事神祖如秀

吉在城時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石卵餘史

太吾大亦譜還伏見載等一○閑原記業不記還伏見遂十日記

阪以全又日大坂神祖之遺命欲謂增田長盛

阪還伏見與諸書合閑原記石卵餘史

秀祖恐非也大金之說為得故並不及奉

秀祖即移居或云奉行事神體未及修繕

秀祖就藩無一光人敢追止紀宜使吾

秀祖即命所築樓櫓殿閣悉備故以未及

秀祖恐非也大金之說為得故並不及奉

秀祖遣寺澤廣高於薩摩援島津忠恒伊集

院久直嬰城固守忠恒不能拔家忠日記閑

書並云明年神祖再遣山口直友於薩摩故

講和久直奉命出城去然明年事安浩繁故

附于十月五日南部大膳大夫信直卒子信

濃守利直嗣

家忠日記
四家合考

神祖召增田長盛

長束正家定淺野長政大野治長土方雄久

之罪狀下令擊前田利勝八日流大野治長

於下野結城土方雄久於常陸大田

佐竹義宣為大

田城黙長政使居甲州采邑長政不敢赴采邑

屏居武藏府中

年譜創業記閑原
大全松榮紀事

長政利家

之姻戚雄久利家之表兄弟治長與雄久交

睦故長盛正家告其謀於

神祖構閣之譜

丹羽長重至西城謁

神祖曰聞前田利

附屬

勝有反計下官所居小松城鄰於金澤城出

師擊之則請為前鋒神祖賞之授佩刀以

為征加賀前鋒長重悅而還小松城

松榮紀事作大聖寺

聖寺城按此時山口玄蕃允宗和在大聖寺

城紀事誤今從閑原記大全閑原合戰誌

石田三成修佐和山城浚隍增壘招知名之

士人皆疑其有異志神祖使增田長盛大

谷吉継詰問之三成對曰佐和山城諸國往

來之道而堙沒蕪穢故稍治之耳非敢有佗

原本假真作假無

閑原記大全閑原合戰誌石卯餘史○閑原

合戰誌石卯餘史並云神祖遣本多忠勝

於佐和山視之三成出迎之禮故渥厚鑑
之忠勝而遇時人議之是不知機變者之說
使也忠勝賂而遇時人議之是不知機變者之說
是方息是欲鎮靜物情也力之而紛紜之說曰
質之本多家譜亦無使於佐和山紀事並無其事故不
取神祖遣柴田左近於佐和山人不知其
神祖以趣出師北陸家
載一日記閨原合戰誌松榮紀事○閨原記大全
奉命蓋臆度之說也三成悅細川忠興聞擊利勝再
至太阪神祖遣使謂忠興曰利勝蓄異圖

豈子亦黨之耶忠興謝曰利勝豈敢有異心
下官嘗謂利勝曰嗣君幼弱不是倚賴當今
之世執天下之權者無過內府輿望悉歸
之然石田三成親近太閤頗有權勢其或屬
三成乎利勝怒曰吾豈立三成之下風乎以
此揆之利勝不負明公必矣石卯餘史閑
原合戰誌所記各異今擇其可者從松榮紀事

記各異今擇其可者從松榮紀事

與前田利家焉石田三成久蓄異圖見利

原本傍據

家老病殘喘無幾陽為奉之而日夜謀蘖

巧為離間之計忠興知之詳告利家々々

原本傍據悟其姦與神祖和好神祖利家和好

三成故而三成計沮既而利家薨三成百計

欲除神祖而忠興等七將有憾於三成

必欲殺之神祖矜而庇護之落職使居

佐和山城三成又欲倣利長陰使其黨讒

淺野長政等於神祖而歸其罪於利長

其計愈巧而其情難見矣忠興能探隱微

故說神祖明其無貳利長之冤枉始得

申理而庚子之亂竭力勦兇徒徇北陸以

鋟三成之羽翼此其大機闊而忠興之功

隱然在乎攻城野戰之外也

忠興遣使金澤勸利勝請和神祖利勝與

弟利政議作書明其無貳使其宰橫山大膳

長知齋之長知後至大阪憑井伊直政告之

神祖召長知親問之長知諱利勝之書俯

伏言曰肥前守忘太閤之厚恩背亞相之遺
命苟懷二心蔑如幼君則罪戾孰大焉縱肥
前守喪心病狂欲圖不軌一二老臣豈不諫
諱冀座照察 神祖作色曰利勝久蓄不臣
之心故今春稱父遺命遣老母芳春院於金
澤其意可知矣汝宜亟歸在此何為終不見

原本付後

利勝之書長知固請見之 神祖披之謂長
知曰何不送誓書對曰去年太閤薨肥前守
上誓書故不及再上若又疑之雖累千百終

無益也宜以平生觀其情偽 神祖意解曰

然則副以家老一兩人送還芳春院於大阪
長知曰此在肥前守兄弟之意非臣所敢知

也 神祖然之曰汝宜亟歸金澤諭利勝兄

弟致仕長知奉命而退應對甚謹言有修理

神祖左右皆稱之 松榮紀事曰 神祖聞

澤探其虛實利勝大驚上書明其無貳且日金
澤先人與之遺命亦遣先人之啟下官雖不肖唯
明年之春今從閑原記大全閑原合戰誌

日蓮宗僧有受不施不受不施僧不出去年
關白秀吉供養大佛不受不施僧不出去年

秀賴薦秀吉宜福亦不出不受親施二流爭
辯不已遂訟之神祖出在西城外殿親聽

具訟奉行列坐德善院玄以判之不受不施

僧詰塞延神祖斷曰供養大佛不出者任汝

之法薦國主冥福不出者其罪大矣遂處不

受不施僧於遠流

家忠日記

宇喜多秀家

重臣宇喜多左京亮孝親

原合戰誌

和泉守直家孫安

心子後更稱阪崎

出羽守孝親或作正勝閑原合戰誌信顯武

家盛裏記成正玉滴隱見重元寃日錄貞

盛皆無一定之說

戶川肥後守達安花房志

摩守職之岡越前守惡嬖臣中村刑部讒佞

擁蔽疎斥舊臣請誅之

刑部初稱二郎兵衛

言利家之女也二郎兵衛為媵臣來備前始

任事權臣長船紀伊守有寵於秀家々々甚親

部專國政

秀家不聽四人固請之秀家匿

刑部於其第不出四人請索之各擁部兵據

王造街而反斬髮為號秀家兵至則將逆戰

大谷吉継欲使神原康政和解之事不成

神祖聞之責康政曰平巖親吉至自關東汝當代之東歸秀家之事何閑汝事而留滯至此耶秀家大家也豈汝欲取貨賂乎康政即日東歸吉継聞之曰吾欲為國內府輸志誠而其責康政是責我也我何面目可以見人自是始有貳於龍神祖之心家忠日記閑原合戰誌松秀家訴四人專恣於神祖之召德善院玄以增田長盛議之定四人之罪付宇喜多孝親戶川達安於玄以付岡越前守

花房職之於長盛家忠日記松秀家無如之何四人感懲歸附內府受棄之又秀家兵鬪死則大阪騷擾而造街以防護之秀家議乃私輸隊長二人戍王造神祖今從閑原記十一月前田利勝以所生芳春院及重臣村井豐後山崎安房為質送於大阪神祖召增田長盛長束正家謂曰利勝以老母家老為質此與吾講和之驗而其無異圖明矣然寘之大阪則嫌於公家之質吾欲送之江戶何如長盛以為不神祖不聽二人

固掌之。神祖曰：然則送書利勝以觀其意

乃作書寄利勝以喻之。利勝召利政議之。

利政流淚以為不可。利勝素欲與神祖修好

故不用利政之諫，復書奉命。神祖遂輶北

伐芳春院為賀創業記家忠日記閑原合戰

今事最詳。十二月三日，神祖放鷹攝州茨城

河尻肥後守享之肥後守蓋故肥後守秀隆

次石卵餘史作直佐。淡路守堀田若狭守繼

全六郎左衛門之繼子閑原記大全曰名宗久

作重氏。今據堀田系畠訂之。

秀賴鷹

左原本告

師扈從織田有樂細川玄旨有馬法印金森
素玄山岡道阿彌岡江雪前庭半入前庭或
前羽国音相同姓日下部朝倉氏族

銀衣服各有差五日從駕接伊賜一継以下金

伊恩侍承待手

誌保十二月十五日放鷹六日還大阪創業記松采

紀事係十二月而不是月世子夫人淺井

氏自伏見赴江戸城家忠日記閑

毛利輝元

長子篤七郎秀就著袴叙從四位下守後為長

神祖以柳原康政為使贈。按家忠日記閑原

康政歸江○

即九郎卒守戶本見上
邑馬從解人哉神族四郎
助威五意彼祖為郎成曰嗣定
出家忠吉公位水長三不綱為養家年十
守羽植家下野長三郎奉為松忠尾月
日記伊老任三左衛門分給何夫卒隱記無使
政豫更彈正衛門分長邑以水臣守書今元或
子家次守正後守萬為孫右當經野皆定曰無或
正次第水為大番頭阿部左叙政夫榮之郎即二
襲從五位下任志摩守

